



农 村 文 艺 演 唱 从 书

迎 春 花 开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农村文艺演唱丛书
迎 春 花 开
(曲艺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七年·北京

出 版 说 明

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是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重要战略决策，是七亿农民深入社会主义革命、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进军，是全党的战斗任务。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之后，立即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深揭猛批“四人帮”的滔天罪行，掀起了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新高潮。为了配合这一伟大运动的深入开展，我们编辑出版这套“农村文艺演唱丛书”，主要选辑戏剧、曲艺、革命故事等形式的文艺作品，以供广大农村开展革命文艺宣传活动的需要。

迎 春 花 开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字数 57,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3

1977年10月北京第1版 1977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10019·2532

定价0.20元

目 录

- 大寨英雄手（快板书） 李 镜 (1)
瑞雪江南（苏州弹词） 郁小庭 张棣华 (11)
书记又住俺的家（京东大鼓） 曲 鹏 (35)
十粒稻种（西河大鼓） 李兴时 孙家骐 (39)
铁人的故事（苏州评话） 唐耿良 (47)
大庆盛开大寨花（群口快板）
..... 大庆职工、家属业余文艺汇报演出队 (64)
迎春花开（相声） 姜 昆 善 智 (81)

大寨英雄手

(快板书)

李 镜

红梅怒放娇又艳，
万里山河红烂漫，
华主席抓纲治国决策好，
祖国大地春来早！
粉碎了王张江姚几只魔鬼，
大寨的山水更壮美。
我大步走进新农村，
大寨是山新水新天地新。
新街道，铺柏油，
大道旁新盖了窑洞楼，
新楼里新盘了新炕头，
新炕上摆满了新衣新被新枕头，
新楼外新修的自来水一拧龙头哗哗地流。
出新窑，放眼看，
七沟八梁难分辨。
削了梁，平了沟，
人造平原平悠悠。

虎头山修起了高灌站，
清流水“嗖嗖”地往上窜。
到大寨，看山看水振精神，
更想那战天斗地的大寨人。
迎朝阳，上高崖，
嗬！大寨人精神抖擞走过来！
大寨人，真好客，
和我们热情地把手握；
我赶忙握紧了一双手，
把它紧紧地贴胸口。
这双手，又粗又大还又厚，
我摸不够来看不够；
摸手心，隆起的老茧象山丘，
条条掌纹象深沟；
沟连丘，丘连沟，
风火雷电掌心收；
看五指，钢铸铁打好刚强，
五根大柱五根梁，
折不断，压不弯，
撑起了大寨的艳阳天。
这双手，风雨中磨，烈火中炼，
打过多少攻坚战，
斗“四害”，战妖风，
新形势下面又建奇功！
紧握着大手我直出神，
今天我认识了大寨人。

大寨道路怎样走?
请看看这双战天斗地的英雄手。
大寨人怎样坚持基本路线迈大步?
请把这双劈风斩浪的大手牢记住!
握大手，一股股热浪胸中淌，
看眼前，老支书大步上山岗。
白羊肚毛巾青布褂，
“爬山虎”蹬在脚底下。
他站在高处放眼瞅，
向着大寨山河挥大手。
这双手，大又阔，
多少风雨掌心过。
这双手，党指挥，
海能填来山能推。
闹翻身，求解放，
这双手专爱打硬仗。
它砸烂过地主老财的吃人斗，
打翻了牛鬼蛇神的毒药和美酒；
戳穿过阶级敌人的鬼画皮，
撕碎了“三自一包”的破烂旗；
把王张江姚“四人帮”的进攻来击退，
把大寨的山水来描绘。
绘宏图，志气大，
老支书心中有幅画：
要让高山低下头，
要让河水顺着人的心意流，

要让旱地献水稻，
要让荒山鲤鱼游，
要让山区变平原，
要让梯田跑铁牛，
要让那乱石坡上杏黄桃红苹果熟，
要让那烂河滩里献粮献棉又献油。

嘿！老支书，绘蓝图，
贫下中农干劲足，
巨手高举开山斧，
能降龙来能伏虎。

看！老英雄，贾进才，
双手把大锤举起来，
夯歌化作手心的茧，
大手要把山河管！
这双手，千锤百炼象钢锉，
多少烈火掌心握。

旧社会，他两手空空无所有，
一双手糊不住一张口。

想过去，这双手，翻过多少田，挖过
多少沟，

开过多少石，盖过多少楼，
打过多少石磨、石碾、石碌碡，
刻过多少石碑、石匾、石马牛，
磨细了多少大锤把，
砸碎了多少铁锤头，
力白出，汗白流，

一双手赶不走一个愁。
看今日，公社处处荡春风，
老贫农成了主人翁，
不愁吃，不愁穿，
想的是世界上还有阶级兄弟受饥受寒
受熬煎，
心中想着三十亿，
征山战水有志气。
政治挂帅，毛泽东思想来领先，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河山。
搓搓大手加把油，
靠这手，改天换地不发愁。
山不愁，坡不愁，
高岗不愁崖不愁；
沟不愁，梁不愁，
坑坑坎坎更不愁；
旱不愁，涝不愁，
天塌下来不发愁，
大寨人手下就没有个愁！
不愁松溪河水不上山，
不愁虎头高崖不低头，
不愁狼窝掌里不献宝，
不愁老坟沟里不流油，
开山斧高高举过头，
大寨一步一层楼。
一层楼，一层天，

向着共产主义天堂猛登攀。
攀高峰，不怕难，
看那边，大步走来了心红志壮志壮心红
的郭凤莲。

斗争中成长的新书记，
为新中国的妇女争了气。
她正在组织社员大批判，
手掌劈下似雷电。

看着新中国妇女的这双手，
多少思绪涌心口：
历史长河几千载，
妇女的双手铁镣裹来铁链缠。

没地位，没自由，
三座大山压得劳动妇女难抬头。
天天围着锅台转，
双手忙的是糠菜饭。

看今日，劳动妇女把身翻，
大手撑起了半边天。
爱国家，爱集体，
普天下受苦受难的阶级兄弟记心里。

为让寰球都红透，
举起大手敢奋斗，
与天斗，与地斗，
与阶级敌人狠狠斗，
与传统观念错误思想经常斗；
斗得修正主义根难留，

斗得资本主义难抬头，
斗得王张江姚魑魅魍魎直发愁，
斗得高山俯首听命低下头，
斗得河水服服帖帖上山流，
斗得烂河滩上起新楼，
斗得红花绿果挂满了荒山头，
斗垮了穷山恶水烂石沟，
斗出了新天新地新春秋。
新春秋，红似火，
嘿！多赶巧，在实验田我碰上了回乡
插队的贾存锁。
她伸出一双粗大的手，
接过了革命的重担大步走。
这双手，知识青年的手，
当初是嫩皮嫩肉嫩骨头，
回乡来，跟着贫下中农同战斗，
要磨出钢肩钢骨钢拳头；
学扶犁，学摇耧，
学推车，学使牛，
抡起大镢学开山，
拿起瓦刀学盖楼，
狼窝掌里刨狼窝，
虎头山上砍虎头，
汗水洒满了八道梁，
指纹印满了七条沟；
送走多少个绿色的春，

迎来多少个金色的秋，
夺得了多少次大丰收，
斗争换来了这双粗大的手。
看手掌，黑里透红红里透黑好象涂了
一层防修油，
瞧五指，刚中有柔柔中有刚好象是淬
了火的五根小钢轴。
好钢淬火响当当，
接班人，大手写出了新篇章。
今日学习到大寨，
一路上我心潮激荡情豪迈。
大寨山水任我走，
到处是改天换地的英雄手。
英雄的手，几百双，
建起了新山新水新村庄。
大寨旗，又红又艳人民爱，
可是王张江姚千方百计来破坏，
布迷雾，兴妖风，
向大寨猖狂来进攻。
最可恨江青这个老扒手，
好几次窜到大寨伸黑手。
她妄想把大寨红旗抢到手，
她想把大寨的功劳搂到手，
她想把大寨的大权抓到手，
她想把大寨的荣誉偷到手，
抢不到手她就打出手，

偷不到手她就下毒手，
钢铁大棒拿在手，
特号的帽子提在手，
妄图捆住大寨人战天斗地的手。
好大寨，举起降龙伏虎的英雄手，
穷追猛打这个篡党夺权的吹鼓手，
逮扒手，斩黑手，
深揭狠批了扼杀大寨的刽子手！
大寨人，斗争“四害”举铁手，
为革命，大干大变又显身手！
眼望着大寨人的手我心潮滚滚好澎湃，
似看到，伟大的人民巨手开出新时代。
这些手，中国人民英雄的手，
八亿神州人人有；
托日月，掌天下，
改造中国力量大。
华主席，挥巨手，
八亿人民跟着走！
抓纲治国大步跨，
一定要实现四个现代化。
八亿人民八亿双手，
坚决要把乾坤扭。
八亿英雄八亿对拳，
团结一心永向前。
肩并肩，手挽手，
大喝一声天地抖。

手挽手，肩并肩，
能改地来能换天。
铁拳砸烂旧世界，
双手托出新河山，
毛主席旗帜永高举，
五洲四海捷报传！

(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五十周年
全军第四届文艺会演大会供稿)

瑞雪江南

(苏州弹词)

郁小庭 张棣华

一九七五年的冬天，全国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就在白马公社水利工地上，人来车往，热火朝天。为了响应县委提出的战斗号召：“革命就要拚命干，一年建成大寨县！”公社党委制订了远景规划，决心大干社会主义，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利用今年冬天，要在全公社开一条十里路长的中心河，将白马河水引进来，使周围一万多亩土地，都成为稳产高产田。

昨天开了誓师大会，今天是会战第一天。北风呼啸，大雪飞扬，整个工地一片银装。因为土地封冻，先来的民工就在工地上点起一片篝火。现在是七点钟刚敲过，只见大路上手扶拖拉机一台连一台在开过来，后面拖车上立满了民工。手里铁锹的铁锹，扁担的扁担，一个个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每辆拖拉机上都有一面红旗，迎风招展。旗子上是：“红星大队”、“中心大队”、“胜利大队”……最后一面旗子是“冬梅大队”。车子上清一色都是年轻力壮的

姑娘，英姿飒爽，一看就晓得这是他们的“铁姑娘队”。

就在这些铁姑娘当中，有一位年轻妇女，手里拿一条扁担，迎风挺立，背上还背了一个不满周岁的小孩。因为风雪大，外面还裹了一条毯子。她就是铁姑娘队队长，共产党员俞铁英。这次开河本来没有铁英的任务，因为照顾她有吃奶的小孩。但是铁英再三请求，老支书被她的精神所感动，只好同意，就分配她到工地去烧饭，当一个临时炊事员。现在拖拉机一路过来，开近工地还没有刹住，这班铁姑娘已经等不及了，一个个“噌、噌、噌噌”跳了下来，大家扛了工具，对铁英打了声招呼，直往工地而去。铁英对工地一望，只见漫天风雪中，两行红旗，迎风招展，一片篝火，烈焰飞腾，旗是红的，火是红的，千千万万水利突击队员大干社会主义的雄心壮志更是红的。这红的旗，红的火，红的心，映着远处山上铺天盖地“农业学大寨”五个鲜红的大字，真是壮丽多采，暖人心胸。先来的民工已经干起来了。铲的铲，挑的挑，推的推，抬的抬，真是一派大干社会主义的宏伟气象！铁英浑身的热血在涌上来，真想冲上去和战友们大干一番，但是领导上任务已经分配定，只好服从。铁英就挑起一副箩筐，里面一头装的是大白菜，一头装的是行李包。只见工地左边五十米左右，新搭了几排草棚，听昨日先到此地来打前站的阿玉讲：这些草棚就是民工的临时宿舍和伙房，她还讲：我们大队和新生大队合办一个伙房，大家各出一个炊事员。铁英

挑了担子一路过来，寻着自己的伙房，担子一放，将门推开，人踏到里面，顿时一股热腾腾的水蒸气迎面扑过来。“啥？已经在烧了。”仔细一看，里面没有人，铁英就将担子拎到里面，被包打开，稻草铺上铺一铺好，然后将小孩从背上解下来，毯子掀开一看，哟！倒睡着了，就让小孩在铺上睡好，被头盖一盖。人回到灶门前，锅盖一开，一锅水烧得“嘟嘟煎”，灶旁边一大堆青菜，散得一地。奇怪？锅子里的水烧得这样滚，怎么不见人？铁英就将青菜拣一拣，洗好菜，淘好米，然后煤火加加旺，将米倒进锅子里，顺手拿起一柄铲刀。哎！只见铲刀柄下面，压好一张纸条，上面写好几句：“同志，我去找领导谈几句话，如果我不来，会有其他人来烧饭的。”下面的具名是“方秀珍”。这个方秀珍是啥人呢？

突然门“砰！”地推开，一阵北风夹着雪花“呼——”卷到棚里。铁英回头一看，只见闯进来一个青年妇女，年纪与自己差不多，一只手拎了个包裹，一只手抱了个小孩。一张蛮秀气的面孔板起勒嘴。哟！在生气！

进来的不是别人，就是方秀珍。方秀珍是新生大队的社员，本来也是一个铁姑娘。由于近几年来放松了学习，思想退步了，特别是结了婚，有了小孩，更是一门心思钻在小家庭里。这次挖河，秀珍本来不想参加，但是自己身强体壮，又说不出口，所以就拿小孩挡在门前，做个挡箭牌。但是队里劳